

7/ 00048

VIII 48



亞利桑那聖女烈

幕 五 戲 悲

(全體女脚扮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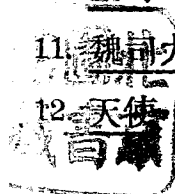
這戲是兗州府聖神修女會修女由德文
中譯成的華文

1 9 3 4

山東兗州府天主堂印書館印行

登場人：(全劇演員)

1. 則濟利亞· 羅瑪貴族少女，年方十八歲·
2. 道美悌· 則之女友，亦羅瑪貴族小姐，
年廿上下·
3. 艾理納· 道之妹妹，魏司大廟中的女
生，年十五歲·
4. 徐弼拉· 魏司大廟中的女尼，年廿五
歲·
5. 墨達德· 則解放之女僕·
6. 裴錫雅· 東方婢女·
7. 沙弼納· 奉教之女僕·
8. 戴理思· 丫頭·
9. 敖託維· 赴邃洞之報信者·
10. 聖母·
11. 魏司大· 女神·
12. 天使·



人名簡稱：

1.=則. 2.=道. 3.=艾. 4.=徐.

5.=墨. 6.=裴. 7.=沙. 8.=戴.

9.=敖. 10.=聖母. 11.=魏. 12.=天使.

時間：降生後第二世紀.

地點：羅瑪城.

第



幕

佈景：在則的花園中，樹木的深處，四圍有各種樹木。

第一場 (則與道)

(在樹陰之下，道坐於左，則坐於右，道方繡一祭服，則爲之整理絨線，面前置有線筐)。

道：請你把那顆玫瑰紅的珍珠給我！

則：是這顆嗎？(遞給道手中)

道：好啦，這祭服算裝飾完美啦。

則：多體面啲！但這體面祭服，只能在黑暗的地洞裏用他。真可惜了的啊！

道：那有什麼法子呢！

則：假使羅瑪貴族的小姐們，看見這宗珍品，用在真神的殿裏。他們要多麼驚訝呢！

道：這是固然。假若他們見了你的繡工，聽見你的樂聲，更要有十二分的稱讚啊！

則：咳！這宗虛榮，我要他做什麼！道美悌姐！
你說人的一切才能，那一樣不是從天上
聖父來的呢！

道：是的！都是從天主來的。

則：那末！我的歌聲，既是從天上來的，我仍
叫他歸到天上去。道美悌姐！這話對不
對？

道：原是呢！則濟利亞妹妹！可是到多咱這
一線明光，纔能照透普世界呢！到多咱
普世萬民都能認識天主呢！（痛心慢言）哎！
週圍的黑暗多深呀！真叫人難受啊！

則：道美悌姐！我明白你的痛苦，你一定很掛
心你的弟兄們，尤其是你的艾理納妹妹！

道：則濟利亞妹！你可說對了，我多咱想起艾
理納在魏司大廟裡不能回頭，不能奉教，
我的心真難受死了！

則：(表示同情) 真是的！想起那天真瀾漫的孩子，真可惜了。怎麼能設法把那討厭的女神像打倒，救那清潔的靈魂纔好呢！

道：對呀！我求你爲我那可憐的妹妹，和我的兩個哥哥瓦肋良，威布爵祈禱吧！求天主賞賜他們奉教的恩典吧！

則：這是分內事，何勞多囑！

道：謝謝！

則：你也要常久的熱心祈求吧！

道：我念的經不少了，到這還沒結果呢！

則：別失望！天主一定要可憐你的。——誰的腳步響？

道：沒傍人，則濟利亞妹妹！是你的一個婢女。

第二場 (道, 則, 墨)

(墨自左入場, 向則等鞠躬)

墨: (向則說) 小姐! 有一個平民式的女子要見您, 裴錫雅看他是個求幫的, 想不叫他進來, 特請小姐明示。

則: 墨達德! 我最厭惡這些不肯憐惜窮人的人。你去留住他吧!

墨: 是的, 我這就領他進來吧!

則: 好! 你領他來吧! (墨鞠躬退去)

第三場 (則與道)

道: 我看你待這丫頭真好!

則: 是啲! 我們相處很得。他也很能體貼我的心。可惜他也是迷於死亡的黑暗中呢!

道：(微笑細語)他一準光信奉一個神明，——就是所尊崇的姑娘。——噢！那不是咱的客來啦！

則：是的！是篆洞中的響導和信差敖託維呢！

第四場 (則, 道, 敖)

(敖攜一聖母凸像及一捲封好的羊皮自左入。道亦立起)。

敖：基多的平安，與爾等常偕！

則：託福，我也祝基多的平安，與你常偕！

敖：那末！我更託你的福了。

則：你這次是刻像的徐來思差你來的嗎？

敖：是的！你猜準了。(遞着聖母凸像)看您定製的這美術品多麼精巧！

道：(訝然)好個聖母像啊！多美麗！多乾淨！

則：（誠懇的態度）申爾福瑪利亞！你做我家的
依靠和蔭庇吧！

敖：道美悌姑娘！我也給您帶一封喜信。這是一個信差送到您家去的。（遞過羊皮捲去）您的管家又託我捎來的！

道：路濟納真精明，他怎的知道我在這裏呢！
（看着捲上的圖章訝然）啊！是我哥哥瓦肋良
的圖章呀——從翁濟來的。——（稍微轉身，
開卷私念）。

則：敖託維你在我這裏休息休息吧！借便也
給我說說賈禮思遂洞中的生活。及其中
致命的聖人，行不行？

敖：今天不行，則濟利亞姑娘！我還有老些
事當辦呢！

則：這末也好，望天主保佑你！

敖：我也求天主保佑您！我要告辭了！

道：(沉於深思的樣子) 再見！敖託維多謝你了。

敖：不敢當！(退去)。

第五場 (道與則)

則：現在我要把這聖母像，供到我屋裏去。道
美悌姐！你陪我去吧！

道：則濟利亞妹妹！這次恕我失陪了！(面上帶
着沉思的樣子)。

則：怎麼着了。信上有不好的消息嗎？

道：也沒什麼不好的，請坐下我給你告訴告
訴。

則：好！等我把聖母像放下。(把像放在花當中坐
下)。

道：則濟利亞妹妹！信上還寫着瓦肋良在翁
濟那裏，見了你的父親。你父親還問你近
來怎樣呢！

則：是的（欣悅的面容）我父親總不會忘了他女兒的。

道：（猶豫的面容）還有一條事情哩，則濟利亞妹妹！

則：什麼事兒，快說吧！

道：瓦肋良在你父親那裏向你求婚呢！

則：（沉重的態度）可愛的道美梯姐姐！這個真叫我難受極了。

道：我不懂得，這是爲什麼？

則：你不知道，我從小把我的心許給了誰呢！

道：（驚訝狀）那末！等幾天瓦肋良來了，你答應不答應呢。我想你還不能不答應哩！

則：（愁悶狀）我一定不答應！

道：（懇求的態度）則濟利亞姐姐！別執扭！瓦肋良信上也寫着，你父親早答應了！

則：當真的嗎？我父親怎麼也不問我一聲呢！

道：誰還哄你呀！那封信上又寫着說：我瓦肋良得給羅瑪貴族的姑娘結親，是何等的榮幸啊！

則：咳！咳！這可怎麼着！

道：這是天主的安排，我想天主要叫你領我的哥哥瓦肋良走天堂的正路，你答應了這事吧！

則：（立堅決狀）道美悌！我萬萬不能答應！

道：我求你可憐我們吧！我念的經，受的苦，費的心，都不能感動他。獨有他對於你的愛情能感動他。求你答應了吧！

則：道美悌姐姐！你不要強人所不能啊！

道：你若不答應，他這愛你的情，一定要變成惱恨你惱恨天主的心。

則：這我也不怕！

道：當真的，你肯叫已成死灰的教難，再烘烘的灼起來嗎？

則：我愛天主的情，誰也不能奪了去。

道：則濟利亞姐姐！一人的事小，衆人的事大，你該想開些。爲聖教會的前途，也該救瓦肋良同他的弟弟和妹妹。

第六場 (艾, 道, 則)

艾：(趁道還沒說完以上的話，艾進來，笑着說) 我的女神魏司大降福你們！

道：(恐怖狀) 你，你，你來了！

艾：姐姐！你怕什麼？你不喜歡我來嗎？你不想叫見這家的主人則濟利亞嗎？(笑着向則伸着兩手)。



則：(和竊狀) 可愛的艾理納妹妹，我很歡迎你
來，道美悌咱屋裏坐吧！

艾：我的同人徐弼拉不願意久等呢！

則：那也得畧談一會兒。

艾：不，不！我還急着要獻給你一個禮物哩，
(往後喊) 小女子，進來吧！

第七場 (戴理思，艾，道，則)

(戴理思進來，端立下視)。

艾：則濟利亞你看這孩子怎樣？

則：不錯啊！

艾：這是方纔我在販賣奴才市上買的，要獻
給你呢！

則：叫你太費心了。

艾：費心還真不少哩！因為徐彌拉也要買，我就出了高價，把他氣走了。

道：徐彌拉準又給你不答腔了。

艾：那有什麼關係！

則：艾理納！還是和睦要緊。

艾：沒關係的，你不要掛心。你看這孩子又會插花，又會唱歌，你願意留下嗎？

則：（愛情的樣子）好妹妹！我謝謝你！一個孩子的靈魂，多麼寶貴，多麼珍重啊！我怎麼不留下。

艾：（驚訝）孩子的靈魂寶貴——哈，我沒聽說過。

則：這個話你還驚疑嗎？

艾：不知道你還會哲學哩！我要走了，明天再來領教。

則：明天再會！

艾：明天再會（握着則的手，向道笑着點頭說）姐姐！
再見吧！

則：天主保護你（艾走去）

第八場（戴，道，則）

（則難受的樣子看着艾走）

則：怎麼好的一個孩子，賣給人家，真可惜！
（向戴理思）你過來！給我說你叫什麼？

戴：仁慈的主人，我叫戴理思是我母親起的。
（看見聖母像，似有感動）讚美聖母瑪利亞！

道：（驚訝狀）你奉教嗎？你怎麼認得這像呢！

戴：我還沒奉教，主人！到底我母親因為奉教叫人殺了。

道：（向則說）天主怎麼叫魏司大廟裏的學生，
給你送來個致命家的閨女來呢！

則：也是天主的安排。

道：不錯！我看天主要叫你領他奉教認識天主呢！

則：道美悌我這會兒心裏很亂，沒心閑談了。求你原諒我，也把小戴理思交給墨達德，叫他管他吧！

道：你到底有什麼主意呢！對於結婚的事，你真不肯答應嗎？

則：妹妹！明天你來問我好了。——今天我只說再見吧！

道：好。明天再見。（向戴理思說）你跟我走吧（道同戴走去）。

第九場（則）

（則獨自愁悶不展的走來走去）。

則：普照的真光，真要散滅了嗎？
一切的音樂，真要停止了嗎？
果真如此，我不能不含淚嘆惜呀！

主啊！當我青春萌芽的時期·

我的心，已經鍾情於你·

你的茨冠，把我包圍了·

你的聖傷，成了我的裝飾·

世上的榮華富貴，我都不要·

你的聖愛，纔是我的珍寶·

我的君王！我只覺我的心太窄·

不能把你的裝飾，全都用了·

我一心仰望你！

我唱歌讚揚你·

我願意在你真光之下，

聽見你說：可愛的淨配，我要加冕於你·

(跪地合掌，懇切的說)·

主啊！你真要拒絕你的淨配嗎？

你不看見他滿眼的熱淚嗎？

你不聽到他的風波澎湃嗎？

他這會兒，沒一點的安靜！

(哭着說) 玉蓀花將要敗了。

世間的日光，要把他蒸燒。

第十場 (天使，則)

(射出一道金光，天使手執玉蓀花，立於則前說)。

天使：你不要心慌！

你不要看前途無光！

我是天主的天使，要常在你的身傍，

我要領你得見真光！

遣我來的，是君王的聖愛。

你靈的美麗，一點不能損壞。

並且這就要領你到天鄉。

你的貞潔，決不受絲毫損傷。

(落簾 閉幕)

第

三

幕

佈景：在則的屋中，右前邊有一小棹，旁設一座位，左前邊也有一座位，在屋之正當中的後方，備一花架，上供聖母像及花草。

第一場 (沙及戴)

(沙在棹後整理花瓶，戴把花一朵一朵的給他)。

沙：這屋子裏，點綴着奇花異草，多麼好看呀！

戴：可不光這屋裏呀！各地方都是裝飾的煥然一新啊！

沙：不錯！你看今天的天氣多好啊！我覺着天地都給咱的好主人則濟利亞表同情呢！

戴：我也感覺到這一點呀！

沙：昨天我看咱的好主人則濟利亞望完大彌撒回家的時候，按着風琴，唱着聖歌，他多喜歡呢！

戴：昨天我跟他聽道理去了，你知道教皇的道理多好吧！

沙：沒福的我，沒能去，真可惜呀！

戴：聽道理後，教皇給則濟利亞談了好久的話，末了還降福了他。

沙：那末，則濟利亞真算有福的！

戴：我看教皇降福他，同我母親致命以前降福我一樣。

沙：（憐愛的態度）小戴理思啊！令母給你留下怎麼好的紀念啊！

戴：不錯！我看也是頂好不過的紀念！

第 二 場（沙，戴，裴）

裴：（生氣貌，拿着則的首帕進來）戴理思！誰叫你在咱主人首帕上，插上這個記號呢！

沙：怎麼着啦？也值得生氣啊！

戴：插這個記號，有什麼不好呢？

裴：你還不服氣嗎？

沙：到底是什麼一回事，你說給我聽聽！

第 三 場 (沙, 戴, 裴, 道.)

裴：你看這花插的多好看，他偏又插上一個十字，真襯毀了！

沙：十字記號，也沒什麼壞處啲！

裴：沒什麼壞處！你不知道這十字記號，是多麼糊塗，多麼愚蒙的記號呢！

沙：也不見得這麼壞吧！

裴：哼！不壞！戴理思！你快拆下來吧！

道：（很安穩的前來）不用拆！不用拆！則濟利亞準不生氣！

裴：你管保嗎？

道：管保，入保險公司都可以的！

裴：怕不怕。

道：你不要猶豫！把首帕放在那邊吧！等則濟利亞來，我親自給他戴上你看！

裴：好！好！（把首帕放在左邊椅子上，向戴理思瞪着眼生氣走了）。

第 四 場（沙，戴，道）

沙：道美悌！你來的真巧！不然，他倆個準又大鬧一場。

道：（不放心的態度）今日雖然免了這一番吵鬧，後來恐怕還有禍害呢！

沙：是的！戴理思他很執扭呢！

道：這到不在他啊！

沙：怎麼說呢！

道：我們事前也不好猜慮，祇要裴錫雅不懂得十字聖號給我們教友的關係就好了。

沙：不要緊，他是東方人，又崇拜太陽的人，
他不懂得天主教的一切。

道：不准他不懂得，盼望他不懂得吧！

沙：道美悌！別作聲！你的妹妹，給一個守聖
火的童女來了。（往右走去）

第五場（戴，道，艾，徐）

（艾戴着玫瑰花，從右邊進來，徐弼拉在後緊隨，戴在
棹子那邊拾綴花）

艾：可愛的姐姐！你好嗎！

道：好！你也好嗎？今天穿的怎麼好啊！

艾：平常，平常！

道：你給我送一個客來，我歡迎的很啊！

徐：又來麻煩您了。（驕傲的樣子）他們叫我送艾
理納來了。

道：太客氣了啊！

墨：怪不得他老是不喜歡這些熱鬧！原來我的老主人病了啊！（向徐說）請你來看看則濟利亞的陪送吧！

徐：麻煩你啊！

墨：不客氣啊！走吧！（從左退）

第 七 場 (戴, 艾, 道)

道：（向艾說）咱倆上禮堂去吧！也好招待招待來賓呀！

艾：是呀！（道往右走，艾隨在後面，遇見艾又止住了，道獨退）。

第 八 場 (艾 及 戴)

艾：這不是我的朋友戴理思嗎？你在新主人家裏怎樣啊！

戴：很好！這裏給地堂一樣！你安排的真好啊！我天天爲你祈求呀！

墨：怪不得他老是不喜歡這些熱鬧！原來我的老主人病了啊！（向徐說）請你來看看則濟利亞的陪送吧！

徐：麻煩你啊！

墨：不客氣啊！走吧！（從左退）

第 七 場 (戴, 艾, 道)

道：（向艾說）咱倆上禮堂去吧！也好招待招待來賓呀！

艾：是呀！（道往右走，艾隨在後面，遇見艾又止住了，道獨退）。

第 八 場 (艾 及 戴)

艾：這不是我的朋友戴理思嗎？你在新主人家裏怎樣啊！

戴：很好！這裏給地堂一樣！你安排的真好啊！我天天爲你祈求呀！

艾：(折悅貌)你天天爲我祈求嗎？

戴：是的！

艾：多謝！

戴：不敢當呀！

艾：你天天求誰啊？求魏司大嗎？(見花架上放着聖母像)喲！你也懸着魏司大的像啊！

戴：姑娘！這不是魏司大的像啊！

艾：那末，這是誰呢？

戴：是天堂上的母皇啊！我天天恭敬他。

艾：天堂上的母皇！又是多咱出來的新女神呀！

戴：不是女神，是天堂的母皇！

艾：(細看聖像)面貌很潔淨，很好看，給魏司大差不多，但是太謙遜了，太良善了，叫他當天上的母皇能行嗎？

戴：天上的母皇，原該這樣啊！

艾：不！不！你看女神魏司大的像，多麼嚴厲啊！

戴：你的女神越嚴厲，我的母皇越該仁慈呀！

艾：戴理思！你知道魏司大的威嚴嗎？

戴：不知道，也沒有知道的必要！

艾：實話給你說吧！上而王侯將相，下而士農工商，誰不崇拜魏司大呢！誰不給守聖火的童女鞠躬呢！若是一個童女犯了規矩，或是叫聖火滅了，就得把他活埋！

戴：（驚訝狀）好利害呀！

艾：你也佩服魏司大的嚴厲嗎？

戴：不！不！我煩惡他！

艾：你怎敢說這話呀！

戴：可敬的主人！你真愛慕這凶暴的女神嗎？

艾：（親切的態度）自然的麼！我很愛慕他！

戴：當真的嗎！

艾：實話給你說：我光願意把我獻給他！好當一個守聖火的童女。到我當守聖火的童女，還有六個星期啊。

戴：可惜呀！

艾：可惜什麼？可惜你不能當童女嗎？

戴：不是！不是！

艾：我得走，後來再談吧！

戴：（懇切的態度）親愛的主人！求你別忘了天上的母皇！

艾：好吧！（走）這孩子有點呆氣真古怪！則濟利亞信他有靈魂呢！（退）。

第九場（戴）

戴：（愁悶着看着艾走）再過六個星期，到了我穿白衣領洗的時候了。那時我多麼榮幸啊！但是同時我的主人艾理納要成一個守聖

火的童女，他有多麼可憐啊！（跪在聖母像前）
 哎天上的母皇！我的聖母娘啊！求你
 允我的祈求，賞賜艾理納領洗的恩典吧！

第 十 場（戴 及 則）

（戴還沒說完，則就過來）。

則：小戴理思啊！你這麼熱心啊！

戴：（快起來）我的好主人！我祝你平安！

則：多謝！好孩子！你給我說道美悌來了嗎？

戴：他剛往禮堂去了。

則：你請他去吧！

戴：我這就去。（急退）。

第 十 一 場（則）

（則拿首帕在手，難受的樣子看着）。

則：這是我結婚禮的首帕，我要把他戴在頭
 上。好常紀念耶穌爲我戴了茨冠！

第十二場 (則與道)

(則沒說完,道進來了,則將首帕放在一邊)。

道: (親熱的樣子) 我可愛的朋友!

則: 好道美悌姐姐! 瓦肋良若是今天,明天出門,人家能不怪疑嗎?我求求你!人家若問你,你找個相當的話給人家說吧!

道: 我不懂得你說的什麼則濟利亞!請你給我說:我如同強迫了你作我的弟妹,這個事情你寬免了我嗎?你今天要出閨,你有這宗勇敢嗎?

則: 道美悌你放心吧!我也放心,因為你該知道有一位天使,常在我的右邊,保護我的潔德。

道: 那末,我就放心了。

則: 你過來,相幫我修飾吧!再過幾分鐘,瓦肋良要進我的門了。(則走,道拿首帕跟着)。

「忍耐些呀，」他說：「橫直過不多久的。」

「快點哪，你叫人跟我底相公去說呀。」

「我曉得，這不是說得好的呀，你底相公⁸⁸⁸不得這東西兒。」他用一隻手做了一個圓圈圈。

「那不要的，他說過，把我留存在家里幫人話。」

「那怎麼成呢！我不上人家的門，我又沒有三兄四弟。」

「依你說……」

「莫着急呀，我寫信到漢口去了，一個朋友在那里做生意，他可以借錢給我。等他底錢來……」

這樣我們就走了。以後我沒有碰見他。一直到這一天。

我們在一條背街里走，他用很小的聲音跟我講話。他馬樣子沒有平常那樣快活，板起面孔，像跟誰生氣似的。

「青兒嫁了幾天了？」他問。

「~~前~~哪！前天，大前天，三天了。」

裴：你看這麼尊貴的姑娘出嫁，竟這麼平常，一點熱鬧也沒有呢！

徐：你看得也是！

裴：你呢！呀！光說閑話啦，忘了端茶去了（急走）。

第 十 四 場（徐）

徐：（驕傲生氣）我又不瞎，又不聾，怎麼艾理納常常的欺服我呢（煩悶片時）啊！是了！人家不是獻給寺內一大項產業嗎？人家不是會在院長前討好嗎？人家不是在院長前很有面子嗎？有了這些，也就無怪乎咱受人家的欺服了（深思片時）呀！再等幾個星期，他成了守聖火的童女了，他更能遂便了。到那時他眼中更沒有我了啊！到那時我不更受他的欺服了嗎（煩悶片時）——不

「忍耐些呀，」他說：「橫直過不多久的。」

「快點哪，你叫人跟我底相公去說呀。」

「我曉得，這不是說得好的呀，你底相公⁸⁸⁸不得這東西兒。」他用一隻手做了一個圓圈圈。

「那不要的，他說過，把我留存在家里幫人話。」

「那怎麼成呢！我不上人家的門，我又沒有三兄四弟。」

「依你說……」

「莫着急呀，我寫信到漢口去了，一個朋友在那里做生意，他可以借錢給我。等他底錢來……」

這樣我們就走了。以後我沒有碰見他。一直到這一天。

我們在一條背街里走，他用很小的聲音跟我講話。他馬樣子沒有平常那樣快活，板起面孔，像跟誰生氣似的。

「青兒嫁了幾天了？」他問。

「~~前~~哪！前天，大前天，三天了。」

「忍耐些呀，」他說：「橫直過不多久的。」

「快點哪，你叫人跟我底相公去說呀。」

「我曉得，這不是說得好的呀，你底相公⁸⁸⁸不得這東西兒。」他用一隻手做了一個圓圈圈。

「那不要的，他說過，把我留存在家里幫人話。」

「那怎麼成呢！我不上人家的門，我又沒有三兄四弟。」

「依你說……」

「莫着急呀，我寫信到漢口去了，一個朋友在那里做生意，他可以借錢給我。等他底錢來……」

這樣我們就走了。以後我沒有碰見他。一直到這一天。

我們在一條背街里走，他用很小的聲音跟我講話。他馬樣子沒有平常那樣快活，板起面孔，像跟誰生氣似的。

「青兒嫁了幾天了？」他問。

「~~前~~哪！前天，大前天，三天了。」

裴：理當勤勞呀！

徐：到時候再說！

裴：過五六個星期，你準要知道我的藥不錯！

徐：盼望着吧！我要走了。（退）

（落簾，閉幕）

第

三

幕

佈景：魏司大廟中的後牆中間，有魏司大的像，像前有張空棹子。上有酒杯香爐，爐內有鐵盒，盛以燒酒及棉花，盒之四圍，須填以沙土，使盒穩固。盒上有鐵蓋，蓋之一端，穿爲小孔，以細鐵絲，聯繫於盒上，以能活動旋轉爲相宜。蓋之他一端，亦穴一小孔，繫一長鐵絲，而聯於台後。欲着火時，可掣長鐵絲以張之。欲滅火時，則可掣長鐵絲以覆之。戲台之左前邊有一小棹，傍設二座，皆蒙以白布。

第一場 (徐)

(徐站在火盆前燒香，燒後，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坐在小棹那裏)。

徐：太陽快要落啦，替我守聖火的人該來了。
——呀！咦！在這裏牢守一天，可熬到休息的時候了。——(煩悶狀)真倒運！我一總的同伴，都上皇后那裏赴筵，在那裏有遊戲，跳舞，音樂，他們是多麼暢快呢！我在

這裏死守，是多麼寂寞啊！——（欣喜貌）啊！這又何必煩惱呢！細想起來，那些遊戲，跳舞，爲守聖火的童女，還不大合適哩！叫我去，我還許不去吧！（起來燒香又坐下）時候不早了，替我的人，怎麼還不來呢！待我伏在棹上休息休息吧！（假寐）——哎！外邊有什麼動靜？有貓嗎？——不——也許有人吧！——咳什麼事都見過，就是沒見過魏司大的聖火滅了。（注意靜聽）——不錯！那邊真有人呀！——誰呀！——也許是則濟利亞的奴才吧！（往外看）——不錯！是裴錫雅呢！——裴錫雅進來吧！

第 二 場（徐 及 裴）

裴：（蹣腳進來）主人！是不是你自己在屋裏呢！

徐：是的！光我自己！

裴：好極了！我已經偷偷的來了二十次，總是不得機會進來！

徐：這次你來的正巧啊！因為守聖火的童女，都去赴席去了。

裴：連一個人也沒有嗎？

徐：還有一個替我的人。

裴：他如今在那裏呢！

徐：不知道啊！

裴：你怕他嗎？

徐：我看你鬼鬼祟祟的，是給我送藥來了嗎？

裴：可不是嗎！

徐：在那裏？

裴：這不是啊！你看怎麼樣？

徐：（看了看，聞了聞）沒有顏色，也沒有邪味，很合適啊！（放瓶，拿錢）先給你這幾塊錢，等事情成功，再厚厚的賞你吧！

裴：還要叫主人破鈔嗎？

徐：你先收下吧！

裴：（接過錢來）多謝主人的賞賜！

徐：不用謝！（坐下，又指一個橙子）你坐下！我還有話給你說啊！

裴：（猶豫）在這寺內許我坐嗎？

徐：（輕視）放心吧！（指着神像）他不管這些事！

裴：（坐下）在主人跟前，太討便易了。

徐：則濟利亞近來做什麼？

裴：他自己在家裏呀！

徐：瓦肋良呢？

裴：你沒聽說嗎？他給則濟利亞結婚那一天，他忽然出門走了。

徐：聽說了一點，但是不知道他的底細。

裴：我也不知道多清白，光知道昨天瓦肋良回來了，今天早晨，和他的弟弟，都被官家拿辦了。

徐：爲什麼呢？

裴：聽說他們是基多徒呀！

徐：因爲他們是基多徒嗎？

裴：是的！

徐：不信，不信！

裴：聽說是這樣，其實我也摸不清白呢！

徐：你知道羅瑪國最反對這個教會，也嚴禁國人恭敬耶穌和他的十字架嗎！

裴：也曾聽說過。

徐：這樣還能有基多徒嗎？

裴：不光有，還天天增多呢！

徐：這話我又不懂了啊！

「忍耐些呀，」他說：「橫直過不多久的。」

「快點哪，你叫人跟我底相公去說呀。」

「我曉得，這不是說得好的呀，你底相公⁸⁸⁸不得這東西兒。」他用一隻手做了一個圓圈圈。

「那不要的，他說過，把我留存在家里幫人話。」

「那怎麼成呢！我不上人家的門，我又沒有三兄四弟。」

「依你說……」

「莫着急呀，我寫信到漢口去了，一個朋友在那里做生意，他可以借錢給我。等他底錢來……」

這樣我們就走了。以後我沒有碰見他。一直到這一天。

我們在一條背街里走，他用很小的聲音跟我講話。他馬樣子沒有平常那樣快活，板起面孔，像跟誰生氣似的。

「青兒嫁了幾天了？」他問。

「~~前~~哪！前天，大前天，三天了。」

第 三 場 (徐)

(徐在棹子傍邊坐下)。

徐：哎呀！乏極了！——天已初更了，怎麼替我的人還不來呢！——難道他睡着了嗎？——咳！孤窗寒燭之下，坐在這裏，真悶死人了。咳！伏在棹上歇一會吧！（伏棹假寐）。

第 四 場 (徐 及 艾)

(艾自左邊進，向徐走來)。

艾：(大聲) 徐弼拉！你睡着了嗎？

徐：沒有 (抬頭看艾) 你來做什麼？

艾：替你的童女，叫我來給你說：——

徐：叫你說什麼？

艾：叫我給你說：請你替他一夜，他今天不能來啦！

徐：爲什麼呢！

艾：他頭疼的很啊！

徐：（生氣）不中，不中，我的時候過去了。他非
來不行啊！

艾：我深信你懼了，但是他真很頭疼，那怎麼
着呢！

徐：我不管那，他不來不行。

艾：那末，我替你吧！

徐：（驕傲氣慨）你太張狂了，你不知道你還是
學生嗎？

艾：我知道啊！到底我想離我守聖火的時候，
沒幾天了，光將就這一次不行嗎？

徐：不行！

艾：（親愛的樣子）好徐彌拉，我很想守聖火，求
你將就這一次吧！

徐：(深思貌) 好吧！——本來你早預備預備也好。

艾：多謝你的成全！

徐：把你守聖火的帶子拿來，我給你繫上吧！

艾：(高興貌) 好！我這就去。

徐：光能將就這一次啊！

艾：自然麼！這一次我的福氣，比誰都大了，我還想第二次嗎？(退從左邊)。

第五場 (徐)

徐：(冷笑) 你想第二次，也得不着了。——哈！哈！這是他活得不耐煩了，自己來找死呢！——哈！哈！我沒想到這麼快啊！——好極了！裴錫雅今天把那個送來，真湊手啊！(拿瓶子，把藥倒在酒杯裏)他就能結果你的

命呢！(惱恨狀)恨不能的，你和你的哥哥都死在我手裏呀！——哈！哈！我的計策，勝於世上一切的權力。

第 六 場 (徐 及 艾)

(艾拿着童女的帶子進來)。

艾：這是我的無價之寶啊！我想他比新婚人想他的首帕還甚哩！

徐：你拿來了啊！

艾：拿來了。(把帶子遞給徐)。

徐：你過來！我修飾你吧！

艾：多謝！

徐：(把帶子給艾繫上)求魏司大降福你吧！你知道守聖火的規矩嗎？

艾：還得求你指點呢！

徐：若是聖火滅了，就該活埋那個值日的童女！

艾：太利害了！但是我要加十二萬分的小心呀！

徐：那末，我要放心了。

艾：請你放寬心吧！

徐：好極了！你在這裏盡本分吧！我要休息去了！

艾：請便吧！

徐：你爲光榮魏司大，請喝這杯酒吧！（遞酒與艾）。

艾：（接杯在手，向神像誠懇的致敬說：）

女神啊，求你眷顧我吧！

求你把我這杯酒收納！

我的心，好似赤金的純潔，

求你把我愛你情收下！

請你收納我這青春似的幼年！

他好像至寶貴的銀泉，

把你的肖像照在裏面，

叫他永遠的的皎潔新鮮。

我現今在你的聖殿之中，

守你聖火，表我的愛情，

在這夜靜更深的我，

求你保佑你的羅瑪城！

(艾乾杯，徐來視旋走)。

第 七 場 (艾)

(艾燒香後，坐在第二橙子的上面向火)。

艾：(得意狀) 我可撈着守你的聖火了！——從我一進寺內，我沒有一天不希望當好童女的！現在我竟得了！竟這麼年幼的得了！我的福分真不小啊！——可惜我那沒

有福分的道美悌姐姐，常怕我紮這個童女的帶子，今天他若在跟前，也許他要高興極了！——尊貴的女神！你知道我愛慕你，求你保護你這守聖火的幼年童女吧！（燒香走來走去，以手摸頭）怎麼老是覺着有點頭疼，許是紮的太緊了吧！——我得鬆鬆他啊！（將帶稍鬆些）這樣許行了！——哎怎麼還是不行呢！——呀！還是那個滋朱啊！——哎！這不是疼，怎麼的一回事呢！——咳呀！怎麼暈的慌——我得坐下（坐在棹子左邊）——怎麼渾身沉重呢！（以手扶頭）——喲！睜不開眼啊！還是得歇一會，（伏棹假寐）睡不着呀！——不行——頭沉——還是得睡，——魏司大——保護——羅瑪——我——我怎——暈——的

—— 慌！—— ——（將頭放在兩個胳膊上，睡了一會，聖火滅了，又過幾分鐘，喘氣很粗，手光摸頭，不睜眼）—— 在這裏怎麼—— 着的，—— 玫瑰花—— 則濟利亞的—— 婚禮，—— 真古怪，—— 一個帶子（睜眼四顧）我的娘啊！魏司大的聖火—— 滅了，——（嚇的急往聖火那裏跑去）—— 不能，—— 不能，—— 我是—— 做夢呀！—— 不是做夢，—— 是真的，—— 我醒着哩，—— 我看見月光—— 照到寺內呢！—— 他—— 月光還譏笑我呢！——（失望貌）我的娘啊！—— 我的生命是無望了，—— 他們要活埋我了！——（兩手搗臉，忽又落下）我—— 求魏司大救我，——（往女神像前，看見酒杯，乃明白他致病的原因，就很難受的坐在橙子上）那個酒—— 哎呀！一定不是好事

「忍耐些呀，」他說：「橫直過不多久的。」

「快點哪，你叫人跟我底相公去說呀。」

「我曉得，這不是說得好的呀，你底相公⁸⁸⁸不得這東西兒。」他用一隻手做了一個圓圈圈。

「那不要的，他說過，把我留存在家里幫人話。」

「那怎麼成呢！我不上人家的門，我又沒有三兄四弟。」

「依你說……」

「莫着急呀，我寫信到漢口去了，一個朋友在那里做生意，他可以借錢給我。等他底錢來……」

這樣我們就走了。以後我沒有碰見他。一直到這一天。

我們在一條背街里走，他用很小的聲音跟我講話。他馬樣子沒有平常那樣快活，板起面孔，像跟誰生氣似的。

「青兒嫁了幾天了？」他問。

「~~前~~哪！前天，大前天，三天了。」

第 八 場 (艾 及 聖母)

聖母：(仁慈的樣子自右邊進來) 祇要世上的人們
求我，我沒有不允的。

艾：(高興) 你就是仁慈的天上母皇啊！你的
美麗，慈善，真給那像上一樣。我真信
你是天堂母皇呀！

聖母：你信這個嗎？

艾：我全信啊！到底我還不知道你的聖號
呢！

聖母：我的名字叫瑪利亞。

艾：瑪利亞——多麼好聽啊！

聖母：(仁慈貌) 可憐的孩子！我願意救你，不光
救你的肉身，也救你的靈魂，叫你永遠
不死！

第 九 場 (艾, 聖母, 魏司大)

(聖母還沒說完,魏司大進來).

魏: (自居主人的傲驕貌說) 誰敢上我聖所的裏來? (艾失了知覺,歪倒在女神像前,魏又向聖母說) 你走吧!——這寺內的人,都是獻給我魏司大的,沒有你的一點分子啊!

聖母: (莊嚴貌) 地獄的惡神!不要張狂!你該知道我是踏破長虫頭的!

魏: (愁容小聲) 可氣死我啦!——沒辦法了,完了我的神啦!——哎!反正我不能叫他獻給我的祭禮奪了去呀!(向聖母指着艾說) 這個孩子是我的,他是自幼獻給我的!

聖母: 你爲什麼不保護他,叫他得受活埋的酷罰呢?

魏： (執扭貌) 誰叫他不小心，叫聖火滅了啊

聖母： 這是他的過失嗎？不是那個姓徐的童女的陷害嗎？

魏： 我不管那些。

聖母： 這孩子自幼恭敬你，你該把火點着救他！

魏： (愁容滿面) 我可沒有這個力量啊！(執扭貌) 可是我的規矩，是恆存不變的 (試探的態度) 實話說了吧！還有你的三個尊貴的忠僕，現今在我手裏呢！你把這孩子給我，我就想法叫總督開放他們，不然的話，我要挑唆地獄的夥計們，謀害信服你的人。

聖母： (憐憫貌) 聖教會將有新艱難呀！

魏： 那邊有許多教友，這邊只一個孩子，你看該救那一邊，你拿主意吧！

聖母：魔鬼！你敢給我出命嗎？你惱恨他們，謀害他們，我要給你所惱恨，所謀害的人，開開天門，分給他們致命的花冠，伯多祿的磐石，永遠不能壞，地獄是永遠不能得勝的，後來要消滅你的虛火，在這個地方蓋一座大堂，恭敬我兒。你如今快走吧！隨你的便吧！

魏：（惱恨的很）是！我聽你的命！不能不走！我這就走，你真是可惡的，真是可恨的！（走去）

第十場（聖母及艾）

（聖母伸手向失知覺的艾理納）

聖母：（仁慈可親的向艾）可憐的孩子，我要再還給你的生命，和自主權，我可愛的孩子！則濟利亞要替你補贖，天使已經給他預備好了致命的花冠。（往右退去）

第 十 一 場 (艾 及 裴)

(幾分鐘台上無人，裴很注意的往裏探聽，忽然進來，站在門口)。

裴：我光想知道迷糊藥有效沒有。(看見睡覺的艾理納，小聲說) 你看，他不是睡覺了嗎？睡的怎麼死啊！(屈腰又立起來) 咳！這不是徐弼拉，是別的一個人，我輕輕的走吧！別驚醒了他啊！——(見聖火滅了，很害怕) 哎！聖火怎麼滅了啊！也許是風颳的吧！——正好！我的火把還在外頭放着呢！快拿來點灼吧！(退去，拿火把來，點灼聖火) 好了！火又灼了，——快走吧！睡覺的快要醒了。(往右走)。

「忍耐些呀，」他說：「橫直過不多久的。」

「快點哪，你叫人跟我底相公去說呀。」

「我曉得，這不是說得好的呀，你底相公⁸⁸⁸不得這東西兒。」他用一隻手做了一個圓圈圈。

「那不要的，他說過，把我留存在家里幫人話。」

「那怎麼成呢！我不上人家的門，我又沒有三兄四弟。」

「依你說……」

「莫着急呀，我寫信到漢口去了，一個朋友在那里做生意，他可以借錢給我。等他底錢來……」

這樣我們就走了。以後我沒有碰見他。一直到這一天。

我們在一條背街里走，他用很小的聲音跟我講話。他馬樣子沒有平常那樣快活，板起面孔，像跟誰生氣似的。

「青兒嫁了幾天了？」他問。

「~~前~~哪！前天，大前天，三天了。」

第 十 三 場 (艾 及 徐)

(徐自右邊進來，面現惶惶)。

徐：(小聲說) 結果了沒有啊！我真不大放心，我去看看怎麼樣了，火沒滅啊！——艾理納跪在那裏祈禱，——他的童女帶子扔在地下——這——這——這——是——是——怎麼——怎麼——的一回事啊！(前進，以手扶艾的肩膀) 艾，——艾理納！

艾：(起來) 你不要胆胆虛虛的，你來的正好。

徐：怎麼——怎麼——來得——得——正好呢！

艾：你給院長說吧！我要立時離開這個地方，永遠不當魏司大廟內的學生！

徐：什麼事？你這麼急燥啊！你有病嗎？

艾：沒有病，好好的。

徐：沒有病，你到底怎麼着了啊！

艾：別囉唆我！這一夜的事不提更好！

徐：這一夜怎麼着了？

艾：你裝呆嗎？你幹的事，你不知道嗎？

徐：我——我幹——幹的什——什麼事啊！

艾：別支吾啦，快給我開大門吧！

徐：這——這——真令人不解。

艾：一清二白，有什麼不解的！

徐：你——你真要走，我——我送送你。

艾：不勞大駕，開開門就是了。（退）

徐：（呆立）我把門鎖得好好的，是誰開開的門，把我的對頭奪了去？（怒氣勃勃，握着雙拳又往台當中去）真沒法制服這個驕傲閨女了嗎？可氣死我了，走着再說吧！

（落簾·閉幕）

第

四

幕

佈景：則濟利亞屋內的右前邊，有一個小座位，位底下有個盛針線活的籃子，(戴理思的)在右後邊有一個橙子，在台的當中有則濟利亞的體面座位，在左前邊還有一個座位。

第一場 (戴 及 沙)

(戴坐在台的右邊前頭，棹上有一個小籃子，內裏放着手工活，和一個苦像，沙繡花線，戴穿着領洗的白衣)。

沙：小戴理思！你真有福啊！你坐在那裏給小天使一樣！

戴：是啊！我覺着天使也不過如此。因為我昨天纔領了洗！

沙：我慶賀你吧！

戴：不敢當！但是昨天你為什麼不去看看呢！

沙：我本來很想去，不過為避免他們的疑惑，所以不能去了。

戴：人家疑惑你嗎？

沙：是的！裴錫雅他更利害啊！

戴：儘他疑惑吧！他也許能滿我的意！

沙：（驚訝狀）裴錫雅能滿你的意？

戴：是的！

沙：這真叫我不懂了！

戴：我給你說吧！昨天我領洗的時候，我想我心裏，這麼潔淨，天主準要允我兩個祈求。

沙：小戴理思！你求什麼？

戴：第一條，我求天主賞賜艾理納領洗的恩典。

沙：戴理思！你真是知恩的人，天主準要允你的祈求！

戴：盼望着呢！

沙：很有盼望啊！因為艾理納現今常同我們
在一齊呢！

戴：感謝天主！

沙：你還求什麼啊！

戴：沙彌納！你看我領洗的白衣多麼好看呀！

沙：是的，很潔淨！很好看！

戴：（懇切貌）我還想用致命的血，再把他修飾
的十分完滿，好到天堂上見我的母親去
啊！

第 二 場（戴，沙，則，敖）

（則敖自左邊進來，戴沙未曾看見）。

沙：（心中感動）你這小小的孩子，說的什麼話？

戴：我說的正經話啊！

沙：瓦朥良同他弟弟，給你一齊領的洗，難道
人家也有你這樣的願望嗎？

「忍耐些呀，」他說：「橫直過不多久的。」

「快點哪，你叫人跟我底相公去說呀。」

「我曉得，這不是說得好的呀，你底相公⁸⁸⁸不得這東西兒。」他用一隻手做了一個圓圈圈。

「那不要的，他說過，把我留存在家里幫人話。」

「那怎麼成呢！我不上人家的門，我又沒有三兄四弟。」

「依你說……」

「莫着急呀，我寫信到漢口去了，一個朋友在那里做生意，他可以借錢給我。等他底錢來……」

這樣我們就走了。以後我沒有碰見他。一直到這一天。

我們在一條背街里走，他用很小的聲音跟我講話。他馬樣子沒有平常那樣快活，板起面孔，像跟誰生氣似的。

「青兒嫁了幾天了？」他問。

「~~前~~哪！前天，大前天，三天了。」

沙：是的！

戴：那末，這時他準死了，準得了致命的花冠了！

則：（往當中來）孩子！你的預言對了！

沙：（驚嚇狀）我的主人你來了！

敖：今天早晨，官家砍了他兩個的頭。

戴：咳！（幾分鐘的工夫，衆人不語，表示難受的態度）。

則：（莊嚴貌）爲主致命，如今得到天堂上的平安了！

戴：（極表悲傷）我們一齊領的洗，爲什麼我不能給他一齊打這個勝仗呢！（哭泣）。

則：（仁慈狀）別哭啊！早晚我們也許能得到這個福分！

戴：爲耶穌致命，真是頂大的福分！

敖：戴理思，道美悌也知道這個消息嗎？

戴：他還許不知道哩！

則：不錯啊！瓦肋良領洗以後，他上鄉裏去了。沙弼納！你給他送信去吧！

沙：好吧，我這就去啊！（往右走去）

第 三 場（道，則，敖）

敖：在寺內的艾理納，近來怎麼樣啊？

則：艾理納現今離開寺院了，今天早晨在我大門底下失了知覺！

敖：這是怎麼一回事呀！

則：我也不明白這事，因為他如今發熱說迷話呢！

敖：他為什麼發熱呢？他是有病嗎？

則：我也不知道，到底他常大聲呼號聖母瑪利亞呢！

敖：真奇怪！一個守聖火的童女，呼號聖母瑪利亞！我一生還沒見過。

則：天主上智的安排，我們一時懂不透啊！

敖：不錯，我們真不能懂透！

則：敖託維！你跟我看看艾理納去吧！他這時也許比剛才較好了！

敖：是的，原該看看他去。（齊往右走）。

第 四 場（戴）

戴：（起頭插花，心中若有所思）我的天主！我頭一個祈求你允了，聖母領着艾理納找着耶穌了；第二個祈求，多咱成功呢！

第 五 場（戴 及 裴）

（裴自右邊進來，往當中走，沒看見戴）。

裴：（怒氣貌）真古怪，迷糊藥沒有效，這不是我白出了力嗎！真氣死我了！

戴：裴錫雅！你又給誰生氣啦？

裴：（看見戴）沒給誰生氣，你在這裏做什麼？

戴：插花————我不是天天插花嗎？

裴：插花還穿體面人的白衣裳嗎？

戴：裴錫雅！這白衣是我主人賞給我的！

裴：（疑惑狀）噢！——噢！（過去）噢！——噢！（過來）

你插花，我給你幫忙吧！

戴：你忙你的吧！

裴：不！我沒事，我還是給你幫忙好。

戴：你若真沒事，却也可以。

裴：你上我屋裏去，把那頂好的金線拿來吧！

（戴往左走去）。

第 六 場（裴）

裴：（怒氣而有所思）迷糊藥沒見效，準是這可惡
閨女的事。——我並不是疑惑他啊！在則

「忍耐些呀，」他說：「橫直過不多久的。」

「快點哪，你叫人跟我底相公去說呀。」

「我曉得，這不是說得好的呀，你底相公⁸⁸⁸不得這東西兒。」他用一隻手做了一個圓圈圈。

「那不要的，他說過，把我留存在家里幫人話。」

「那怎麼成呢！我不上人家的門，我又沒有三兄四弟。」

「依你說……」

「莫着急呀，我寫信到漢口去了，一個朋友在那里做生意，他可以借錢給我。等他底錢來……」

這樣我們就走了。以後我沒有碰見他。一直到這一天。

我們在一條背街里走，他用很小的聲音跟我講話。他馬樣子沒有平常那樣快活，板起面孔，像跟誰生氣似的。

「青兒嫁了幾天了？」他問。

「~~前~~哪！前天，大前天，三天了。」

濟利亞結婚的時候，我見他在則濟利亞的首帕上，插上一個十字架，由此可以證明他會邪術，更也可證明我的疑惑是有充足理由的吧！——啊！——啊！籃子裏是什麼？怎麼耀眼奪目的？（屈腰從籃子裏找了個苦像）哈！哈！這不是十字架嗎？——噢！想起來了，徐弼拉那晚上說：政府裏嚴拿信仰十字架的人。——如今戴理思有這十字架，足能證明他也奉這個教啊！——昨天聽說皇上又出了一道上諭，誰告發一個教友，要大大的賞報他。——現在有了這個機會，我得查問，他若真奉這個教，好了！不怕徐弼拉不給我酬金了。更也不實意要他的酬金了，還怕我不發大財嗎？（見戴進來，急置苦像於地，意在叫戴看見，已則往右邊去）。

「忍耐些呀，」他說：「橫直過不多久的。」

「快點哪，你叫人跟我底相公去說呀。」

「我曉得，這不是說得好的呀，你底相公⁸⁸⁸不得這東西兒。」他用一隻手做了一個圓圈圈。

「那不要的，他說過，把我留存在家里幫人話。」

「那怎麼成呢！我不上人家的門，我又沒有三兄四弟。」

「依你說……」

「莫着急呀，我寫信到漢口去了，一個朋友在那里做生意，他可以借錢給我。等他底錢來……」

這樣我們就走了。以後我沒有碰見他。一直到這一天。

我們在一條背街里走，他用很小的聲音跟我講話。他馬樣子沒有平常那樣快活，板起面孔，像跟誰生氣似的。

「青兒嫁了幾天了？」他問。

「~~前~~哪！前天，大前天，三天了。」

第 九 場 (戴, 沙, 墨, 則)

(墨從左邊急進, 則在後跟隨. 墨難受的樣子, 坐在左邊橙子上).

墨: 今天我的主人瓦肋良死了, 可難受死我了, 我可憐的主人啊! 你死得好苦呀!

則: (往墨跟前) 可愛的墨達德! 你不要傷心, 全隨天主的安排吧!

墨: 主人! 我求你給我說: 瓦肋良為什麼在喜慶日子上忽然出了門呢? 你若不叫他走, 他準奉不了教.

則: (和藹的態度) 墨達德! 你聽我向你講一個故事, 你願意聽嗎?

墨: 我心煩意亂, 那有心緒聽故事呢!

則: 這個故事, 對於你問我的問題, 很有關係呀!

「忍耐些呀，」他說：「橫直過不多久的。」

「快點哪，你叫人跟我底相公去說呀。」

「我曉得，這不是說得好的呀，你底相公⁸⁸⁸不得這東西兒。」他用一隻手做了一個圓圈圈。

「那不要的，他說過，把我留存在家里幫人話。」

「那怎麼成呢！我不上人家的門，我又沒有三兄四弟。」

「依你說……」

「莫着急呀，我寫信到漢口去了，一個朋友在那里做生意，他可以借錢給我。等他底錢來……」

這樣我們就走了。以後我沒有碰見他。一直到這一天。

我們在一條背街里走，他用很小的聲音跟我講話。他馬樣子沒有平常那樣快活，板起面孔，像跟誰生氣似的。

「青兒嫁了幾天了？」他問。

「~~前~~哪！前天，大前天，三天了。」

墨：這位王爺一定把小姐接去了。

則：不，小姐的父親，非叫小姐同那少年人作親不成，但是他兩個初次見面的時候，小姐就勸新郎說，你別住在這裏，因為你該知道我所愛的，打發一位使者來，常常保護我，新郎就走了，他也去訪問那個太子去了。——他也要歸附太子，依在他的旗幟之下了。

墨：主人！——我明白了，這故事就是說的你和瓦肋良不是！

則：（得意貌）是的！墨達德 瓦肋良是新郎，我是小姐，太子就是吾主耶穌。

墨：（發慌的樣子跳起來）你是教友啊！我們還有什麼盼望呀！咳！可難受死我了。

「忍耐些呀，」他說：「橫直過不多久的。」

「快點哪，你叫人跟我底相公去說呀。」

「我曉得，這不是說得好的呀，你底相公⁸⁸⁸不得這東西兒。」他用一隻手做了一個圓圈圈。

「那不要的，他說過，把我留存在家里幫人話。」

「那怎麼成呢！我不上人家的門，我又沒有三兄四弟。」

「依你說……」

「莫着急呀，我寫信到漢口去了，一個朋友在那里做生意，他可以借錢給我。等他底錢來……」

這樣我們就走了。以後我沒有碰見他。一直到這一天。

我們在一條背街里走，他用很小的聲音跟我講話。他馬樣子沒有平常那樣快活，板起面孔，像跟誰生氣似的。

「青兒嫁了幾天了？」他問。

「~~前~~哪！前天，大前天，三天了。」

把我修飾的給公主一樣，好去見我的淨配。

沙：主人！你別走得這麼急呀！你想艾理納明白過來，要怎麼樣的想你呢：

則：（很難受）對！沙弼納！艾理納的靈魂很叫我掛慮。——（懇求的狀態）我的天主！你賞給我寵佑吧！——沙弼納你等艾理納醒過來，你給他說：我快要見他去——我得走！得去打一個勝仗！

戴：（急往則面前去）求你降福我！叫我後來能同你一齊享福！

則：（仁慈貌）好戴理思你也許比我早得致命的花冠，求你降福我吧！——好戴理思！你降福我吧！（跪在地下）

戴：（在則額上畫十字）天主降福你！

（落簾．閉幕）

第 五 幕

佈景：則濟利亞的屋子。

第一場 (道, 敖, 墨)

道：(道在左邊，敖侍立於旁，墨坐在他的前右邊，極現憂悶狀) 咳呀！我一步來晚了，撈不着見我兩個可愛的弟弟了，也撈不着再給他們說一句話了，—— (向敖) 連我的朋友也撈不着見了，好苦啊！——這個可惡的新總督，怎麼不過堂，就敢定人的死罪呢？

敖：他怕民衆們反對呀！爲此也把則濟利亞在他自己的沐浴室裏斃死了呢！

道：咳！太無人道了！這麼幼弱的女子，怎麼該受這種酷虐的刑罰呢！

敖：則濟利亞他却很安然，很滿意，聽了他的斷案，他這是給我們留下很大的表樣啊！

道：這是天主磨煉聖教會呀！你沒聽說嗎？當今教皇也致了命啦！

第二場 (沙, 墨, 道)

(沙從右邊進來，站在墨後頭)

墨：你們以為新教友的信德不堅固嗎？實話說吧：我主人的信德，就是我的信德，這個信德能領我到天堂上去。

沙：墨達德你的主意很好，（難受的樣子）到底那個可憐的艾理納究竟怎麼着呢！（向道說）他如今醒了，他開口第一句話就問則濟利亞在那裏？

道：（不放心的容貌）你給他說了什麼啊？

沙：我光告訴他則濟利亞的話，他快要來見你。

道：他有什麼表現呢？

沙：他表現出極快娛，極滿意的態度：

道：咳！能給他說實話嗎？他若知道了，能不難受死了嗎？

沙：盼望則濟利亞的致命精神來安慰他吧！

道：艾理納他能明白這個嗎？

第 三 場 (戴, 道, 墨)

(戴自左邊進來，在道面前行禮。)

戴：主人！哨兵把沐浴室的門開開了。

道：我們快去吧！別叫外人先進去，因為那屋裏有爲吾主耶穌致命死的則濟利亞啊！

墨：(起來) 天主堅固我的力量吧！(道走去)

第 四 場 (敖, 沙, 戴)

敖：(向沙說) 我想在這屋裏留下個人不好嗎？

「忍耐些呀，」他說：「橫直過不多久的。」

「快點哪，你叫人跟我底相公去說呀。」

「我曉得，這不是說得好的呀，你底相公⁸⁸⁸不得這東西兒。」他用一隻手做了一個圓圈圈。

「那不要的，他說過，把我留存在家里幫人話。」

「那怎麼成呢！我不上人家的門，我又沒有三兄四弟。」

「依你說……」

「莫着急呀，我寫信到漢口去了，一個朋友在那里做生意，他可以借錢給我。等他底錢來……」

這樣我們就走了。以後我沒有碰見他。一直到這一天。

我們在一條背街里走，他用很小的聲音跟我講話。他馬樣子沒有平常那樣快活，板起面孔，像跟誰生氣似的。

「青兒嫁了幾天了？」他問。

「~~前~~哪！前天，大前天，三天了。」

第六場 (戴及艾)

艾：(自右邊進來) 戴理思！我可找着了一個人。

戴：艾理納你來了！

艾：則濟利亞還不來嗎？我想他想得很！

戴：主人！你忍耐一會吧！（艾坐在右邊，往前呆看。）

艾：我夢見則濟利亞在我跟前，爲我求了聖母·小戴理思！則濟利亞不是很愛慕天堂的母皇嗎？

戴：(上艾跟前) 是的！主人！則濟利亞很愛天上母皇！

艾：(不耐煩貌) 他怎麼還不來呢，我急要把我昔日的苦，和今日的福，盡量的要告訴給他，他怎麼還不來呢？(親愛的抱住戴理思) 你知道誰給我開開的廟門呢？

「忍耐些呀，」他說：「橫直過不多久的。」

「快點哪，你叫人跟我底相公去說呀。」

「我曉得，這不是說得好的呀，你底相公⁸⁸⁸不得這東西兒。」他用一隻手做了一個圓圈圈。

「那不要的，他說過，把我留存在家里幫人話。」

「那怎麼成呢！我不上人家的門，我又沒有三兄四弟。」

「依你說……」

「莫着急呀，我寫信到漢口去了，一個朋友在那里做生意，他可以借錢給我。等他底錢來……」

這樣我們就走了。以後我沒有碰見他。一直到這一天。

我們在一條背街里走，他用很小的聲音跟我講話。他馬樣子沒有平常那樣快活，板起面孔，像跟誰生氣似的。

「青兒嫁了幾天了？」他問。

「~~前~~哪！前天，大前天，三天了。」

徐：怎麼說呢！

艾：他以怨報愛啊！

徐：你說瘋話嗎？

艾：不！正經話！我如今把生命託給別的女神了，我給魏司大脫離關係。

徐：你新託的這個女神是誰？

艾：是在這家找着的，最美麗，最慈善的母皇啊？

徐：在這裏——在則濟利亞的家裏——在這個教友家裏。

艾：是的！

徐：那末，你真壞到底了！

艾：不！我深信我的前途是幸福的！

徐：咳！他的女神，若能保護人，為什麼事奉他的人，反得到極暴厲的凶死呢！

艾：(驚訝狀) 你說的什麼？我真不懂得！

徐：我看你也不懂，你更不懂現在發生的事情啊！

艾：什麼事呀！從那一夜起！我病的人事不省呢！

徐：老實的給你說吧！你兩個哥哥，因為奉教被官家砍了頭。

艾：(嚇的很) 我的娘啊！

徐：(諷刺着說) 又尊貴，又豐富的則濟利亞也在他自己沐浴室裏，被官家斃死了。

艾：(很難受) 別說了，我不能支持了。

徐：(又喜又惱) 咳！—— 艾理納—— 你的驕傲如今壓服下了嗎？你們女神的仁慈在那裏呢！

「忍耐些呀，」他說：「橫直過不多久的。」

「快點哪，你叫人跟我底相公去說呀。」

「我曉得，這不是說得好的呀，你底相公⁸⁸⁸不得這東西兒。」他用一隻手做了一個圓圈圈。

「那不要的，他說過，把我留存在家里幫人話。」

「那怎麼成呢！我不上人家的門，我又沒有三兄四弟。」

「依你說……」

「莫着急呀，我寫信到漢口去了，一個朋友在那里做生意，他可以借錢給我。等他底錢來……」

這樣我們就走了。以後我沒有碰見他。一直到這一天。

我們在一條背街里走，他用很小的聲音跟我講話。他馬樣子沒有平常那樣快活，板起面孔，像跟誰生氣似的。

「青兒嫁了幾天了？」他問。

「~~前~~哪！前天，大前天，三天了。」

則：（安靜貌）是！我可愛的艾理納，這是天堂
母皇的仁慈，還沒叫我死啊！

第十一場（艾，則，道）

（道輕緩的從右邊進來，感動的樣子站住）

艾：（驚喜貌）聖母也救了你嗎？

則：（仁慈貌）艾理納你不明白我說的什麼。

艾：我知道聖母保護了你，沒叫你死。

則：本來也對，不過聖母不叫我那熱氣的斃
死，不是爲我，却全是爲你呢！

艾：這，我到明白了。

則：你不明白嗎？我很願意致命，不幾天官家
還要再定我的死罪；這幾天的工夫，聖母
叫我上你這裏來，指給你我走的這條路。

艾：這條路我怕極了，我不願意走，更也不願
意叫你走，想起來頭幾天我在廟裏的事，
非常的失望！

「忍耐些呀，」他說：「橫直過不多久的。」

「快點哪，你叫人跟我底相公去說呀。」

「我曉得，這不是說得好的呀，你底相公⁸⁸⁸不得這東西兒。」他用一隻手做了一個圓圈圈。

「那不要的，他說過，把我留存在家里幫人話。」

「那怎麼成呢！我不上人家的門，我又沒有三兄四弟。」

「依你說……」

「莫着急呀，我寫信到漢口去了，一個朋友在那里做生意，他可以借錢給我。等他底錢來……」

這樣我們就走了。以後我沒有碰見他。一直到這一天。

我們在一條背街里走，他用很小的聲音跟我講話。他馬樣子沒有平常那樣快活，板起面孔，像跟誰生氣似的。

「青兒嫁了幾天了？」他問。

「~~前~~哪！前天，大前天，三天了。」

敖：他在路上遇見了一個守聖火的童女，大聲喊着說：他是教友，因此民衆們就用石頭把戴理思砸死了。

道：這大概是徐弼拉的毒計呀！

則：（懇切貌）艾理納！你看這幼弱的戴理思他多麼甘心爲耶穌致命呀。

艾：這真令人佩服。

則：你信我的話吧！戴理思如今準也爲你求了聖母。

艾：（慢慢的轉望戴那裡看，面帶沉默氣象）戴理思！——（有所感動，跪下）戴理思！我如今給你有一樣的信德。——我真信常生！

道：（喜樂細語）可愛的妹妹！——天主安排的這麼奇妙啊！

沙：（驚懼，側耳細聽）你們都聽聽————不是兵器響嗎？有人來了。

墨：天主可憐我們吧！——軍隊又回來了。

則：（喜形於色）是來接我的，（親切的樣子往天上看）
天主！我感謝你，現在什麼事情都作完了，我如今立時能走了，可撈着上老家去了，我去—— ——我的淨配！我去！——
——（兩手先捧着，後往上伸）

（落 簾·閉 幕）

「忍耐些呀，」他說：「橫直過不多久的。」

「快點哪，你叫人跟我底相公去說呀。」

「我曉得，這不是說得好的呀，你底相公⁸⁸⁸不得這東西兒。」他用一隻手做了一個圓圈圈。

「那不要的，他說過，把我留存在家里幫人話。」

「那怎麼成呢！我不上人家的門，我又沒有三兄四弟。」

「依你說……」

「莫着急呀，我寫信到漢口去了，一個朋友在那里做生意，他可以借錢給我。等他底錢來……」

這樣我們就走了。以後我沒有碰見他。一直到這一天。

我們在一條背街里走，他用很小的聲音跟我講話。他馬樣子沒有平常那樣快活，板起面孔，像跟誰生氣似的。

「青兒嫁了幾天了？」他問。

「~~前~~哪！前天，大前天，三天了。」